

梁漱溟與鄉建派

中國黨派滄桑錄之七

北王南梁兩派合流

中國對日全面抗戰初期，政治黨派紛紛爭起。
「鄉村建設派」簡稱「鄉建派」或稱「村治派」，亦當時「中國民主同盟」中所謂三黨三派之一。惟其較早的本根，却來自兩個源頭的合流。

一是導源於山東人王鴻一。他曾在北平創辦「村

治月刊」，鼓吹鄉村自治。認為要促進中國建設，應自鄉村自治入手。時北洋政局混亂，社會動盪不安。此種號召，頗為當時一般人士所重視。

另一是導源於廣西人梁漱溟，他在廣東提倡鄉村自治。與王鴻一的思想主張，正不謀而合，南北對唱。他並從實際入手，主辦了「廣東鄉村自治人員訓練班」，培養實際工作人材，為推行鄉治的準備。民國十八年，梁漱溟應邀赴北平，接辦了王鴻一的「村治月刊」，繼闡其說。隨後並在河南創辦「河南村治學院」，亦在培植鄉村人材。

從此乃使中國南北主張村治或鄉治的兩個源頭，合而爲一。

南北兩派鄉治合流之後，其主幹人物爲梁漱溟、彭禹廷、梁仲華等學人。王鴻一已經不在了。

梁漱溟，廣西桂林人。中國對日全面抗戰發生時，他不過四十餘歲。早年研究中國哲學與印度佛學，頗具相當功力。所以他是一個純粹的讀書人。傳說他有一段軼聞趣事：當蔡元培（子民

。時人遂以「村治派」稱之。梁漱溟時正壯年，頗有躬行實踐的勇氣。其思想則漸有由「鄉村自治」轉變爲「鄉村建設」的傾向。十九年，他在山東鄉縣，創立一所「鄉村建設研究院」，及「鄉村建設實驗區」。於是「鄉建派」的基礎，亦由此奠定起來了。他繼續努力，隨後又組織一個「中國鄉村建設學會」，作爲中國鄉村建設運動的中心機關。頗有將其鄉建理想與實際，推展於全中國鄉村之壯志。

中國鄉村建設學會，曾舉行過全國鄉村工作討論會三次。與會的主要人物，皆一時之學術名流，有梁漱溟、梁仲華、章元善、楊開道、晏陽初等。梁漱溟且著有「鄉村建設理論」一書，頗爲社會人士所推崇。因之，又稱之爲「鄉村建設派」，目梁漱溟爲該派的領袖。

當不成學生當教授

，浙江紹興人）任北京大學校長時（民五以後），梁漱溟前去投考北大。不料考運不佳，竟名落孫山。隨後有一偶然的機會，梁得直接晉見蔡先生請益。接談良久，蔡驚其學問淵博，才華出衆。不欲以學生屈之，反聘之爲北大教授。一時傳爲美談。亦有人說：這完全是子虛烏有的傳言。以常情來說，自不足信。但此類事情，發生在蔡先生門下，並不算稀奇古怪。因爲蔡元培先生，不但是中國革命的元老，而且博學多才，還是滿清時代的一個進士。更是知名的「好好先生」。中國「五四運動」思想的大本營，就是北京大學。其時北大的校長，也就是蔡元培先生。他一生愛才若渴，又極熱忱，常不因小節細故而屈抑人材。如中國近代藝術家徐悲鴻，向不甚相識的蔡先生找工作。其時，北大沒有「藝術系」，很難安置；但又不願遺棄此一人才。乃因人設事，在北大特設一「畫法研究會」，聘徐擔任導師。以此推彼，梁漱溟之能聘爲北大教授，從蔡先生方面觀之，不過同出一轍而已。

五四運動的浪潮，震盪了全國各地。梁漱溟

對於中國新文化的建設，曾主張：「調和中西文化。東西文化交流，應保持東方精神」。這與當時提倡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」者，頗能互相呼應。因之，亦有人說他是五四時代重要人物之一。隨之，他又倡導「鄉村自治救國論」；「鄉村建設強國論」，聲名乃漸著於學術界。民國十九年七月，汪精衛、馮玉祥等，在北平召開所謂「擴大會議」時，派別紛歧。陳公博、覃振等既各有主張，吵鬧不休。梁漱溟也來湊熱鬧，高唱「農村基爾特」社會主義的影響。不免爲一烏托邦的改良主義者。持論雖高，沒有業績表現。中國對日抗戰發生以後，國內政治黨派，相繼勃興。梁漱溟見獵心喜，思想行爲亦漸有轉變，且開始插足於政治舞台。究爲其個人功名利祿，抑爲實現其鄉建理想？後來論者，殊不一其詞。

一介書生混入政治

鄉建派的基礎，初奠於山東。七七抗戰開始時，梁漱溟尚留在山東，從事抗敵後援工作。民國二十七年，梁漱溟離魯，復集合由山東退出之一部份鄉村建設工作人員，約一千餘人。在河南武裝勢力侵入山東，藉游擊作戰之名，實行偷襲，國軍，收繳友軍及民間武裝之後。該隊受其侵襲，因而隨之瓦解。且有不少幹部，被誘或被迫投。入中共。此時，梁漱溟對於中共的觀感，却是非

常不滿的！

梁漱溟避中共之難離魯，潛至漢口。政府以其志行可嘉，即任之爲「最高國防參議會」參議。二十七年七月，政府爲集中抗戰的意志力量，特成立「國民參政會」於武漢。延攬各黨各派人士，社會賢達與學者專家，共同參加，商討國事。梁漱溟復被選爲參政員。從此梁亦問政中樞，混上政治舞台，頗爲滿意。國民參政會，原是各界人士與各黨各派代表所組成。各黨各派人士，原來各自爲政，互不相謀。從此乃獲得互相聯繫的機會。梁漱溟本一介書生，學行尚相當純潔。因常與各黨各派人士，特別是中共及左派的鄒韜奮、沈鈞儒、章伯鈞等接觸，即不免受其煽動蠱惑。近朱者赤，態度漸多改變，言論亦日趨激烈。

中國國民黨，在武漢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。通過「抗戰建國綱領」，作爲抗建時期的最高原則。梁漱溟曾串通各黨派人士，藉口貫澈實行抗戰建國綱領，組織所謂「抗戰建國同志會」。

目的在實現在野黨派的團結合作。俾對執政的國民黨，採取一致的態度與行動。未久，國軍根據既定的作戰計劃，放棄武漢，轉守西南山嶽地帶，準備長期抗戰。梁漱溟不瞭解政府抗戰的全盤計劃與決策，深不滿於政府的作爲。乃於武漢危急時，匆匆南赴香港。猶揚言今後仍與各黨合作，決不放棄政治。後來，羅隆基則譏之爲「臨陣脫逃」、「畏死潛逃」。

書呆子成共黨尾巴

梁漱溟在逗留香港期間，曾以個人名義，發

表所謂「鄉村建設綱領」號召國人，作此努力！對日抗戰，是何等神聖的戰爭？乃我民族繼續存亡的關頭。梁漱溟本末倒置，以此不急之務，分散國人的意志力量。實可謂爲不識時務，不別輕重的書呆子。二十九年末、三十年春，中共新四軍在蘇北叛變事件發生。梁漱溟在香港，復與各黨各派聯合藉口團結統一、組織所謂「統一建國同志會」。表面爲調停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衝突。實則在兩黨之間，推波助浪，勾結中共以自壯，在政治上混水摸魚。此類組織（包括抗建同志會），原是同床異夢，互相利用的結合。終不重大的作用。

三十年十月十日，各黨各派的政治掮客，集於香港。在中共暗中策使之下，復將尚未發生作用的「統一建國同志會」，進一步改組爲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」。中共黨徒，亦多祕密加入。梁漱溟以鄉建派領袖的資格參加，得任該盟中央常委，兼主持該盟之宣傳機關——「光明報」。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之所謂成立，也祇在該報刊載一則聲明而已（說在重慶成立，顯係故弄玄虛）。並發表宣言，提出對時局的主張，要求「結束黨治，保障人權」。這時梁漱溟，心無旁騖，對同盟的工作，表示相當積極。頗獲中共的賞識。而他對中共的觀感，也比過去好得多。

太平洋戰爭（珍珠港事變）發生。三十年十二月，香港淪陷於日本。該盟在港不能立足。同盟分子，盡作鳥獸散，該盟即形瓦解。及三十年，中共爲遂行其所謂「統一戰線」，急需各黨

各派，爲之搖旗呐喊！即企圖將「民主政團同盟」這死屍使之還魂復活，這也正是梁漱溟、章伯鈞、沈鈞儒等所正在追求的！是年九月，乃正式成立「中國民主同盟」，簡稱「民盟」。發表政治主張：「結束一黨專政，建立各黨各派聯合政權」等項。民盟成立，與過去各黨的聯合組織，顯有不同，其特色：一、與中共訂立契約，密切合作。二、民盟活動經費，由中共補助。三、中共份子，大批加入民盟。四、民盟由中共周恩來指導。民盟內部，雖矛盾重重，鬥爭不已，而能維持長久，成爲中共統戰工具而未墜者，此即最大的原因。民盟初立鄉建派的梁漱溟，曾當選爲中央常務委員，兼國內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。且一度擔任過該盟的祕書長（後改爲祕書主任）。該派的羅子爲、黃良庸（實非該派份子），亦任該盟中委。至此，鄉建派則全被中共所利用，成爲中共統一戰線工具之一。

參觀延安良知覺醒

梁漱溟所領導的鄉建派，其實毫無羣衆基礎。原來所統有的鄉建工作人員（包括政治大隊人員），亦早被中共搞得七零八落。梁漱溟自離魯逃漢以後，即粘附其他黨派爲生。所有活動，大都是依託中共與利用「民盟」展開的。這即是說：鄉建派本身，祇是空中樓閣。民盟才是鄉建派的靈魂。而中共又是這靈魂的召喚驅使者。因之梁漱溟對民盟的工作，視同己事。最初表現，是異常積極的。故頗見重於中共。抗戰勝利以後，政府爲實現和平統一，共圖建國。特召集各黨各派代表及社會賢達，舉行「政治協商會議」於重慶。

慶。梁漱溟亦仍以民盟代表的資格參加。當時他的言論態度，仍然非常激烈。不明內容者，多以共產黨徒目之。

政協會議以後，各黨派人士與社會賢達，推選代表，組織「延安訪問團」。去實地考察共區情況，作爲解決國共問題的張本。梁漱溟即屬代表之一。事實勝於雄辯。盲目終於開了眼界。梁漱溟自延安歸來，對於中共的觀感，表示：「實在不好」；加以民盟內部，派系矛盾，日益顯著，梁復廣被社會人士所攻擊，因之，意甚消極，大有還我初服的心願！乃於大公報發表「八年努力宣告結束，與今後我致力之所在」一文。表示遠離政治，仍將致力於學術研究。梁漱溟此舉，有人說：除上述因素之外，係受了乃師熊十力（一八八五—一九六八，原名子貞，以字行。湖北黃岡人。係中國近代大哲學家。主張「新唯識論」。因持反唯物論的態度）的勸導，所使而然。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，梁復致函毛澤東。謂其過去，放棄行動，專事言論；今後則保留言論專事行動。要求毛澤東同情他的主張！且一度要求退出「中國民主同盟」遂行己志。經民盟各首要婉勸後，又作了罷論。其實他個人的言論行動，都「操之在我」豈是他人可能干與的！梁漱溟如此的作法，非爲自炫求名，提高身價；即是以退爲進，欲更上一層樓。但無論其用心如何？其能接受乃師的勸導；實際認識中共「爲不好」；總算良知已開始有了醒覺。不過祇是曇花一現而已。

時冷時熱退隱著書

抗戰勝利復員。中國民主同盟，由重慶遷至上海。三十六年一月，該盟召開二中全會後。梁漱溟被推選爲該盟祕書主任（原稱祕書長），原來消極的態度，現在又轉趨積極了。所謂「民主鬥士」的李公樸（江蘇揚州人，留美。民國十六年，任上海清黨委員會科長時，殺了不少共產黨人。十年後，則全左傾於中共。抗戰前，係上海所謂救國七君子之一）。因言論偏激，三十五年七月，被人刺殺於昆明）聞一多（原名多，湖北浠水人，國立西南聯大教授，研究詩學。三十五年七月，在昆明被刺死）被刺案件發生後。中共與民盟，皆誣指係國民黨所爲。梁漱溟偕周新民，代表民盟專赴昆明實地調查。他深入探究的結果，真相大白，原爲中共嫁禍執政黨的苦肉計。梁傷同道，固不免有兔死孤悲之感！但爲自身安全計，又不敢明白宣佈。僅撰一長達五萬餘言的報告書，除照例對政府肆意攻擊之老調外，盡是一些虛詞妄語。民盟爲投鼠忌器，亦祇好以不了了之。

政府與中共的談判，由於中共之毫無誠意，與故意拖延時間，以致日久未決。梁漱溟以官職無着，已經深感苦悶！復以民盟內部意見又不一致，梁對羅隆基之操縱盟務，把持民盟對外宣傳，尤表不滿。因向民盟中央，再度提出辭職與退盟之事。民盟其他首要已覺梁之故態復萌，不過是裝腔作態而已。民盟亦照例開會討論，未予通過。並經中共周恩來從中勸導，梁乃藉機收場，打銷辭意，允再繼續幹到國大開會時爲止。國民大會開會前夕，梁漱溟仍以第三方面的姿態，奔走國共和談，相當積極。其意仍不外希望早日混進

中央政府，實現其高官厚爵的美夢。但其用心，却被羅隆基窺破。文人相輕，自古而然。兩個無行的文人，又不免「狗咬狗」，互相揭出底牌。梁又憤而離京飛平，並公開發表致民盟中委會第三次的辭職書。其中有「若必強留，勢必強去，徒傷感情，無益於事」之語。察其詞意，似乎相當堅決。或其內心真有不足為外道之痛苦也。

梁漱溟隻身飛往北平後，終日惶惶，形同喪家之犬。總覺辛苦數年，身無半職，私心殊不自甘。故留平未久，又自動飛往重慶。不論其真正企圖為何？但他公開表示：將退出現實政治，息影北碚（重慶近郊風景區）從事著述。亦有人說：梁漱溟此次離京出走，非僅為梁、羅（隆基）互咬，亦因其已感到「前途暗淡，野心難逞」。因梁曾與黃炎培、羅隆基等多人，連名上書蔣主席介公，表示：「如國大能展期於十二月一日召開，（原定期為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），則函內署名者，即為國大代表名單之一部份」。事被中共周恩來聞悉，大為不滿！認梁漱溟等，有違中共意旨，破壞各黨團結之行動。曾在中共與民盟的聯席會議上，對梁等毫不保留情面，大加責難。梁憤而出走，即職是故。總之，梁漱溟的政治態度，左右搖擺，迄無定準，其與共和民盟的關係，亦忽冷忽熱，莫能持平。當時社會人士，譏民盟為「秀才造反」，梁即此輩秀才之一。當民盟被迫而自動宣佈解散時，梁已息影北碚。曾表示：「民盟存在，既不能作任何活動，解散倒落得乾淨。這倒是真心話。因為民盟之存在，除「為虎作倀」外，實別無用途。從此梁漱溟似亦能守其

諾言，在北碚專辦其鄉村學院，稱為「勉仁書院」。其師熊十力，也曾在該院任教。梁此時另一致力之事，即在埋頭寫作「中國文化要義」一書。

梁胡思想同被清算

鄉村建設派，雖以梁漱溟所提倡「鄉村建設」之學說而自成一派，然其本身條件不够，並無形成政團的可能。因為一個政團的產生與活動，至少必須具備四種條件：第一政綱：鄉建派沒有鮮明的政綱政策，最初雖以鄉建學說作號召，但不能算是政治主張。以後依傍民盟，附庸中共，更無獨立自主一貫的政見主張。第二羣衆：鄉建派的學生、鄉建工作人員以及政治大隊隊員，早已星散。及梁從事政團活動，已無羣衆基礎。領袖以下，幹部亦少。任民盟中委者，僅有羅子雲一人。黃良庸雖亦民盟中委，並非該派份子，不過僅較接近而已。其他則不得而聞。第三、組織：鄉建派既無羣衆，亦乏幹部，自無固定組織。最初的學術研究與鄉建工作組織，也不能與政團組織併為一談。第四、領袖：梁漱溟以鄉建派自居，實無領導與駕馭才能。參加政治活動，時冷時熱，時左時右，做事沒有決心毅力，事後又常追悔不已，自不可能以服衆。鄉建派於此四者，可謂無一較為健全。其從事政治活動，故始終祇能依人作嫁，因人成事。雖早認民盟「不可為」；以中共為「不好」；但被中共及民盟首領所糾纏，無法擺脫。或許根本也不想擺脫。

綜觀鄉建派，自萌芽長成，以至民盟解散，不過是一部梁漱溟個人的活動史而已。中共竊據

中國大陸之初，梁漱溟似已銷聲匿跡，脫離了附庸黨派活動，未受到如其他附庸黨派份子清算鬥爭之苦。不過四十四年，中共對於大陸知識份子所有的一切不合於馬列主義思想的思想，曾集中在兩個人的身上，來加以清算。一面清算堅決反共的「胡適思想」。認為胡的思想，是代表西方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的典型。一面清算附庸共建社會統治階級思想的典型。站在共產思想觀點上，「胡適思想」，必然是要打入十八層地獄的。但「梁漱溟思想」，也是共黨所絕難容忍的。在胡適思想中，除所保留之附庸黨派份子與所謂民主人士（無黨派份子）之外，另有所謂「特別邀請人士」一類。在這類人士名單中，就可發現赫然有梁漱溟在。但到後來，共產仍然發動清算梁漱溟思想，迫其認錯，而梁却相當強項，不願低頭求饒，倒還保留了中國傳統讀書人的書生本色。

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買

合訂本請將書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

一四〇四四帳戶，或寄郵票交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或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，即可收到書刊。